

小說間談

阿英著

小說閒談

1936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目次

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會·····	一
寧海花在晚清文學中之地位·····	二二
金瓶梅詞話風俗考·····	二八
記嘉靖本翡翠軒及梅杏爭春·····	四一
小說叢話論略·····	四七
清末小說雜誌略·····	五二
醒世緣爲李伯元著作考·····	六二
惜秋生非李伯元代名考·····	七一
金瓶梅雜話·····	七六
狗乘·····	八二

錦疑團	九三
情夢析	九六
都是幻	九九
夢月樓	一〇四
療妬緣	一〇六
風箏配	一〇八
蝴蝶媒	一一〇
金蘭筏	一一三
戀情人	一一六
吳江雪	一一八
兩交婚	一二二
定情人	一二六
麟兒報	一三〇

鬼神傳……………	一三四
嶺南逸史……………	一三七
玉妃媚史……………	一四一
童婉爭奇……………	一四三
呼春野史……………	一四六
鼓掌絕塵……………	一四七
盧梭魂……………	一五三
洗恥記……………	一五六
傀儡記……………	一六一
老殘遊記二集……………	一六五
東京夢……………	一六九
苦學生……………	一七四
黃金世界……………	一七七

癡人說夢記·····	一八三
轟天雷·····	一八七
掃迷帚·····	一九四
玉佛緣·····	一九八
京華豔史·····	二〇一
救劫傳·····	二〇四
旅順落難記·····	二〇五
泡影錄·····	二〇八
閨中劍·····	二一三
雙靈魂·····	二一七
新黨發財記·····	二二一
上海之維新黨·····	二二五
新孽鏡·····	二二七

新石頭記(一).....	二三〇
新石頭記(二).....	二三四
歸來燕.....	二三九
冷眼觀.....	二四〇
女界爛汚史.....	二四八
憲之魂.....	二五二
六月霜.....	二五八
小說零話.....	二六九
一 水滸傳(一).....	二六九
二 水滸傳(二).....	二七〇
三 水滸傳(三).....	二七一
四 金瓶辨.....	二七二

五	卓吾批書·····	二七四
六	淫書·····	二七五
七	孽海花戲本·····	二七七
八	晚清平妖傳·····	二七八
九	文明小史·····	二八〇
十	尼姑小傳（一）·····	二八一
十一	尼姑小傳（二）·····	二八二
十二	胡寶玉（上）·····	二八四
十三	胡寶玉（下）·····	二八五
十四	舊寫本小曲（上）·····	二八六
十五	舊寫本小曲（下）·····	二八九
十六	打花鼓·····	二九〇
十七	拾傲郎·····	二九一

十八	太平歌曲	二九三
十九	馮小青(上)	二九四
二十	馮小青(下)	二九六
二十一	薛素素	二九七
二十二	小話二章	二九八

嘯嘯戲考(附錄)

一	嘯嘯戲考(李家瑞)	三〇三
二	嘯嘯戲雜說(阿英)	三〇五
三	蹦蹦落子評戲(想阿寶)	三〇九
四	跋嘯嘯落子評戲(阿英)	三一五
五	嘯嘯戲目(趙景深)	三一八
六	關於嘯嘯戲(亦新)	三二四

七	我亦談談蹦蹦戲（魯男子）·····	三二八
八	蹦蹦戲研究的小結束（阿英）·····	三三〇

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會

「西湖二集」是一部明末的平話小說集，它的刊行的年代，大概是在崇禎年間。著者署名周清原，別署濟川子，武林人。他的事蹟已很難查考，祇能從書前湖海士敘裏，得知其大略。據湖海士說，這周清原是一個「曠世逸才，胸懷慷慨，朗朗如百間屋。」又說是「間氣所鍾，才情浩汗，博物洽聞，舉世無兩。」從「西湖二集」看去，這個人的才情確是相當高的。他很會談古道今，「至抵掌而談古今也，波濤洶湧，雷震霆發，大似項羽破章邯，又如曹植之談，而我則自愧邯鄲生也」，可見他在日常的談話里，已十足訓練了寫作平話的長才。但是他竟沒有碰到「幸運」，卒至「懷才不遇，蹭蹬厄窮，而至願為優伶，手琵琶以求知於世，且願生生世世為一目不識丁之人。」他的際遇是如此可悲。湖海士在敘里又引用了周清原自己的一段話，說是：「余貧不能供客，客至恐斫柱判薦之不免，用是匿影寒廬，不

敢與長者遊。敗壁頽垣，星月穿漏，雪霰紛飛，几案爲濕。蓋原憲之桑樾，范丹之麀釜，交集於一身。余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則司命之厄我過甚，而狐鼠之侮我無端，余是以望蒼天而興歎，撫龍泉而狂叫者也。」其不遇，窮窘，被侮辱，被損害，抑鬱，憤慨，又是如何？他的思想是以「儒」爲主，也相當的受了些「釋」「道」的影響，是宗王（陽明）的。

「西湖二集」卷七「覺閣黎一念錯投胎」的開場，就說得明明白白：

從來三教本同原，日月五星無異言。

堪笑世間庸妄子，只知頂禮敬胡髡。

周清原的歷史，現在所能知道的，不過如此。他的著作。流傳下來的，祇有這一部「西湖二集」，且是很少見。據卷十七「劉伯溫薦賢平浙中」，還有「西湖一集」，可惜已經失傳了。「西湖二集」共三十四卷，包含平話三十四篇，都是說發生在西湖上的故事。湖海士論曰：「吳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載，流風遺韻，古蹟奇聞，史不勝書，而獨未有譯爲俚語，以勸化世人者。」故對周清原之作西湖一集，極推崇之，以爲是「西湖之功臣」，即白蘇亦賴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則曰：「文亦流利，然好頌帝德，垂教訓，

又多憤言」；與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所言；「明末平話小說，半爲勸誡教訓，半亦陷於自洩悲憤的淵阱中，」意見殆相同。「西湖二集」最大的缺點，實是在這幾方面，常常沒有必要的把洪武帝拉進，來上一大段令人頭痛的文章。論因果報應之篇，更十佔七八。而卷十七「劉伯溫薦賢平浙中」之附「戚將軍水兵篇並海防圖式」，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戰功」之附「緊要海防說並救荒良法」，尤其是沒有必要，充其量也不過是使讀者了解其「用世之心」而已。大概此書之寫作，其主要目的在攻擊當時政治的腐敗，發洩自己不過的悲憤，擴大封建道德的影響，如斯而已。所以卷一「吳越王再世索江山」，其「入話」就有這樣的一段：

……造化小兒，蒼天眼瞎，偏鍛鍊得他一貧如洗，衣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頓，沒一頓，終日拿了這幾本破書，詩云子曰，之乎者也個不了。真個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憐也不可憐？所以祇得逢場作戲，沒緊沒要，做部小說，胡亂將來，傳流于世。……一則要勸誡世上都做好人，省得留與後人唾罵，一則發抒生平之氣，把胸中欲歌欲笑欲跳之意盡數寫將出來，滿腹不平之氣，鬱鬱無聊，借以消

遺。正是：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

逢場不妨作戲，聽我舌戰紛紛。

「西湖二集」十多年前曾有石印袖珍本，我所藏的，是崇禎雲林聚錦堂精刻繪像本，內附「西湖秋色一百韻」。乾隆間，陳樹基輯「西湖拾遺」四十八卷，從這裏面轉載了二十八卷，回目內容都有刪動。所未轉錄者，卷三「巧書生金鑾失對」，卷四「愚郡守玉殿生春」，卷五「李鳳孃酷妬遭天譴」，卷二十八「天台匠誤招樂趣」，卷三十一「忠孝萃一門」，卷三十二「薰蕕不同器」，共六卷而已。未能獲得「西湖二集」的，若能能找到「西湖拾遺」，那麼也就足以見到「此書內容的一班」了。這部平話集有如上所說的缺點，也有不少優點，除高明的寫作技術而外，其最優勝的，是廣泛的反映了明代的社會，政治的盛敗，官吏的貪污作惡，民衆的不聊生，以至於當時的風俗習慣，和一部分智識階級，對當前的現狀，抱着怎樣的態度。

明室統治的崩潰，自萬歷以後，其危機是一天一天的加深，到崇禎已經是不可收拾了。當時一部分較清明的智識階級，目擊內憂外患，貪污橫行，民不聊生，心頭的悲憤是達到了極度，那較積極的使用種種的方法，以警惕國人，冀能挽頹運於萬一。像周清原的作「西湖二集」，借南宋的史實，洪武的盛世，一一加以演述，嘻笑怒罵，以暴露攻擊，自是其一種，雖然其間也包含了他個人的抑鬱牢騷的成分。此亦即「西湖二集」開宗明義第一卷所以爲「吳越王再世素江山」，第二卷所以爲「宋高宗偏安耽逸豫也。」譬如第一卷結尾所寫：高宗並不思量去恢復中原，隨你宗澤，岳飛，韓世忠，吳璘，吳玠這一班兒謀臣猛將，苦口勸他恢復，他只是不肯，也不肯迎取徽欽回來，立意聽秦檜之言，專以和議爲主，把一個湖山粧點得如花似錦一般，朝歌暮樂。所以當時林夢井有首詩道：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當時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程，士庶要到臨安的，定要買來算計路程，有人題首詩道：

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

如何祇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

這般看將起來，南渡偏安之計，信不虛矣！且又當干戈擾攘之際，一味仿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時，展玩摹榻，不少厭倦，四方奉獻，殆無虛日。其無經國遠猷之略，又何言乎？

拉去披上的歷史的外衣，作者的弦外之音，是隱約可見的。這兩卷書完全是對當時的帝王提出警告，要他們無忘祖先創業之難（所以二卷拉入洪武大談一番），希望他們振作起來。像卷十七「劉伯溫薦賢平浙中」，卷十八「商文毅決勝擒滿四」，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戰功」，不僅是「有所爲」，且是很正面的提將出來。他希望君王能振作，同時也希望臣子能盡忠，所以他也寫了些忠臣的故事。如卷二十六「會稽道中義士」，卷三十一「忠孝萃一門」，卷二十九「祖統制顯靈救駕」等，當然也都是些熱望的「訓教」。必然的，他還要大大的攻擊那些奸臣，如卷七「覺閣黎一念錯投胎」，卷三十二「薰瘡不同器」里的人物之類。總之，從「西湖二集」及十七，三十四兩卷附錄里，很明白的可以看到那時明室的奄

機，周清原的憂慮。有「用世之心」而無「進身之路」，不得不藉小說以見其「苦口婆心」這正是他的「不得已」處。

那時的政治究竟墮敗到怎樣的程度呢？卷六「姚伯子至孝受顯榮」里，周清原會說元代的情形，道是：「那時天下，也不是元朝的天下，是衙門人的天下，財主人的天下！你道怎麼？只因元朝法度廢弛，盡委之於衙門人役。衙門人都以得財爲事，子子孫孫，蟠據於其中。所以從來道，清官出不得吏人手。何況元朝昏亂之官，曉得衙門怎的來，前後左右，盡爲蒙蔽不過，只要瞞得堂上一人而已。凡做一件事，無非爲衙門得財之計，果然是官也分，吏也分，大家均分，有錢者生，無錢者死，因此百事朦朧，天下都成瞎帳之事」，觀其憤懣之情，大概誰也可以相信，寫的正是當時的情形吧？一面是倭寇，一面是貪污，民衆的苦痛當爲何如？這結果自然會產生「盜賊蠭起」的現象了。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戰功」，寫騷擾七省的盜魁王五峯的一節話，最能說明社會所以陷於如此混亂的一大原因：

「如今都是紗帽財主的世界，沒有我們的世界！我們受了冤枉那裏去叫屈？況且糊塗貪